《詩經·魏風·碩鼠》“碩鼠”駁議

（首發）

王寧

棗莊廣播電視台

《毛詩·魏風·碩鼠》中的“碩鼠”，《毛傳》無釋，《小序》云：

“《碩鼠》，刺重斂也。國人刺其君重斂，蠶食于民，不修其政，貪而畏人，若大鼠也。”

是把“碩鼠”解釋為“大鼠”，鄭玄《箋》亦云：

“碩，大也。大鼠大鼠者，斥其君也。”

也是把“碩鼠”釋為大鼠，即大老鼠，似乎沒什麼問題，《毛傳》無註，應該就是認為碩鼠是大老鼠，人人皆知，不需要專門解釋；可對“碩鼠”的解釋，在漢代似乎就有分歧，唐代孔穎達的《正義》裡專門說到這個問題，他先解釋了一番鄭玄的說法之後，又說：

“《釋獸》于鼠屬有鼫鼠，孫炎曰：‘五技鼠。’郭璞曰：‘大鼠，頭似兔，尾有毛青黃色，好在田中食粟豆，關西呼鼩（音瞿）鼠。’舍人、樊光同引此詩，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。許慎云：‘碩鼠五技，能飛不能上屋，能游不能渡谷，能緣不能窮木，能走不能先人，能穴不能覆身，此之謂五技。’陸機《疏》云：‘今河東有大鼠，能人立，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，善鳴，食人禾苗。人逐則走入樹空中。亦有五技，或謂之雀鼠，其形大，故《序》云大鼠也。魏國，今河北縣是也。言其方物，宜謂此鼠非鼫鼠也。’按此經作‘碩鼠’，訓之爲大，不作‘鼫鼠’之字，其義或如陸言也。《序》云‘貪而畏人，若大鼠然’，故知大鼠爲斥君，亦是興喻之義也。”

最早是漢代的犍為舍人（一說即郭舍人）和樊光把《詩》中的“碩鼠”和《爾雅》裡的“鼫鼠”聯繫起來，認為是“五技鼠”，三國時期的陸璣（或誤作機）在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裡給作了辨析，認為還是作“大鼠”而不是鼫鼠，孔穎達《正義》也同意陸說，等於還是從大鼠之說。另一種影響比較大的《詩》註本是南宋朱熹的《詩集傳》，他也還是從“大鼠”之說，言“碩，大也”、“民困於貪殘之政，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”，沒說五技鼠的事情。

最近李鵬輝先生又梳理了漢以後的一些典籍及學者的看法，指出螻蛄有石鼠、鼫鼠、五技鼠之名，並根據安大簡《詩經》寫作“石鼠”的情況，同意《碩鼠》中的“碩鼠”是螻蛄的說法。[[1]](#endnote-1)[1]但是這裡面可能討論的餘地。

首先說“鼫”就是“碩鼠”之“碩”的後起專字，也寫作“石”，“石”、“碩”是通假字。“碩鼠”本是一種大老鼠，從鼠作“鼫”應該是個後起字，所以“鼫鼠”就是“碩鼠”、“石鼠”，漢代人已經這麼認為了，前人也多言之，這沒什麼問題。

其次安大簡《侯·碩鼠》中的“”字，整理者認為“从‘口’，‘石’聲，疑表貪食的專字，係新字形。‘’‘碩’諧聲可通。”[[2]](#endnote-2)[2]“”這個字毋寧說是楚文字中“碩”的俗體寫法，就像“頏”的俗體寫作從口的“吭”一樣，右旁的“口”很可能是“頁”的替代偏旁。後面兩個都寫作“石”，“石”、“碩”通假。

再次是螻蛄名“石鼠”或“鼫鼠”的問題。根據李先生的梳理，比較早說螻蛄有“鼠”名的，是三國時期魏國張揖的《廣雅·釋蟲》，把螻蛄稱為“炙鼠”，王念孫《疏證》：

“炙鼠，蘇頌《本草圖經》引《廣雅》亦作‘碩鼠’。‘炙’‘碩’聲相近也。各本‘炙’訛作‘灸’，今訂正。一作石，一作鼫。”[[3]](#endnote-3)[3]

王念孫說“炙”、“碩”聲相近沒問題，“石”、“碩”、“鼫”古音近可通假也沒問題，可他沒分析為什麼會寫作“炙鼠”。實際上，張揖的“炙鼠”是把螻蛄名石鼠或鼫鼠的事情給真相了。

螻蛄為什麼又叫“炙鼠”，《事物異名分類詞典》“炙鼠”條的解釋是：“螻蛄的別名。俗呼撲火蟲。《廣雅·釋蟲》：‘炙鼠，螻蛄也。’”[[4]](#endnote-4)[4]可能是想說螻蛄喜歡撲火，才叫“炙鼠”，但這個說法未必是，螻蛄固然不是鼠，它撲火怎麼會稱“炙鼠”？俗語也只是叫“撲火蟲”，不說它是“撲火鼠”啊。可能的情況是，螻蛄身上有一種很難聞的腥臭氣味，稱為“螻蛄臭”，也就是螻蛄氣味，《周禮·天官冢宰·內饔》：“馬黑脊而般臂，螻。”鄭玄註：“螻，螻蛄臭也。”賈《疏》：“云‘螻，螻蛄臭也’者，以《內則》‘螻’爲漏脫字，于義無所取，故轉爲螻蛄字，螻蛄則有臭。”《禮記·內則》：“馬黑脊而般臂，漏”，鄭玄註：“漏，當為螻，如螻蛄臭也。”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·蟲部第四十一卷·蟲之三》裡說：“《周禮注》云：‘螻，臭也。’此蟲氣臭，故得螻名。”很可能是古人認為螻蛄那種氣味象燒老鼠，所以才給它取名叫“炙鼠”。一直到東漢末的張揖還能正確地記錄，可後人讀了別字，又因為古書裡有碩（石）鼠、鼫鼠，就給寫成了石鼠、碩鼠、鼫鼠，晉代崔豹的《古今注》裡已經說“螻蛄一名鼫鼠”，就這麼給弄錯了，後人就跟著這麼以訛傳訛，唐代馬縞《中華古今注》說螻蛄有“五技”，那又是根據漢人說鼫鼠是五技鼠演繹的，其實它和鼠類的碩（石）鼠或鼫鼠毫無關係。明代朱謀㙔《駢雅》卷七《釋蟲魚》：“天蝼、杜狗、蛞蝼、炙鼠、蝼螲、津姑、蟓蛉，蝼姑也”，收錄了一堆螻蛄的別名，“炙鼠”也收了，卻不收“石鼠”或“鼫鼠”，顯然朱謀㙔也覺得說螻蛄是鼫鼠不對頭。

根據李鵬輝先生文中的梳理，《碩鼠》裡的“碩鼠”是螻蛄的說法是清人的發明，此前沒有，後有學者或附議，感覺並不可靠，原因很簡單，白天野外看不到螻蛄，它大部分時間是在土中穿行，只有晚上鑽出地面來活動，人們不可能看到它吃莊稼。螻蛄雖然也吃禾稼的幼苗，可這不是主要的，實際是以食根為主，它最大的危害是成蟲、若蟲在遷移時在土中開掘隧道，造成莊稼苗根和土壤分離，根部失水，導致莊稼成片死亡，這兩方面的原因造成農田缺苗斷壟而減產，這種情況和《詩》裡痛斥的“食黍”、“食麥”、“食苗”的情況並不符合。

不僅說螻蛄是碩鼠不可靠，甚至說鼫鼠是五技鼠都不那麼可靠。

說鼫鼠有五技的，目前能看到的最早文獻，大概是《大戴禮記·勸學》，這篇是從《荀子》裡摘出來的一篇，裡面說“鼫鼠五伎而窮”，而今本《荀子·勸學》作“梧鼠五技而窮。”“梧鼠”就是“鼯鼠”，它的古名叫“䴎”（古書中或寫作“鸓”），《說文》云：“䴎，鼠形。飛走且乳之鳥也。”段玉裁等諸家都認為就是《爾雅·釋鳥》中的“鼯鼠”，《釋鳥》：“鼯鼠，夷由。”郭璞註：

“狀如小狐，似蝙蝠，肉翅。翅尾項脅毛紫赤色，背上蒼艾色，腹下黃，喙頷雜白。脚短，爪長，尾三尺許。飛且乳，亦謂之飛生。聲如人呼，食火烟。能從高赴下，不能從下上高。”

《爾雅》把“鼯鼠”歸入鳥類，而“䴎”字從鳥、“鼯”字也或從鳥作“𪁙”，正相符合，就是因為它會飛，自然，這個鼯鼠和今天說的鼯鼠是一種東西，古代說的五技鼠的五技中有一項就是“能飛”，而鼠類之中除了蝙蝠和鼯鼠之外，沒有其它鼠類能飛的。蝙蝠是可以自由飛翔的，《爾雅》也把它歸入《釋鳥》，認為是鳥類，它絕對不是“能飛不能上屋”，不符合五技鼠的特徵；只有鼯鼠，它的“飛”其實是滑翔而不是飛翔，正如郭璞所說，它只能從高處飛往低處，不能從低處飛往高處，很符合“能飛不能上屋”的特點，《爾雅》裡沒說它叫鼫鼠，还把鼯鼠和鼫鼠區分得很清楚：鼯鼠是鳥類，鼫鼠是鼠類，不是一種東西。

它稱“䴎”大概就是繫纍之“纍”，古人認為鼯鼠有五能而均不成技，反為所纍，所謂“五技而窮”者，因以“䴎（纍）”名之。“鼯鼠”應該是其別名，就是“五技鼠”的簡稱，簡稱“五鼠”，“五”、“吾”是通假字，[[5]](#endnote-5)[5]寫作“鼯”是加了形旁的專用字。

《爾雅》裡也有“鼫鼠”，見《釋獸》，是把它和鼢鼠、鼸鼠、鼷鼠等一起列在“鼠屬”，並沒有別的解釋。郭璞註：

“形大如鼠，頭似兔，尾有毛，青黃色，在田中食粟豆。關西呼爲鼩鼠，見《廣雅》。”

邢昺《疏》改“鼩”為“䶂”，云：“䶂（音雀），今本作鼩，誤也。”郭璞說的這種鼠，也就是陸璣《疏》裡說的“河東有大鼠”的那種大老鼠，靠吃植物為生，自然也能“食人禾苗”；陸璣還說“能人立，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，善鳴”，宋·陸佃《埤雅·釋蟲》也有相似的說法：

“鼫鼠，兔首，似鼠而大，能人立，交前兩足而舞，害稼者。一名雀鼠。《廣雅》云：‘䶂鼠，鼫鼠’是也。”

這說的十分像是鼠兔，鼠兔比老鼠大，它能直立，雙爪交疊胸前，觀察情況，經常發出很大的尖叫聲。鼠兔自古至今都被人們認為是一種有害動物，它們成群聚集，以植物為食，比如高原鼠兔，可以把大片的草原吃光導致沙漠化，自然也可以危害莊稼，可它不是五技鼠。而邢昺《疏》裡就紛紜了：

“云‘鼫鼠’者，孫炎曰：‘五技鼠。’許慎云：‘鼫鼠五技：能飛不能上屋，能游不能渡谷，能緣不能窮木，能走不能先人，能穴不能覆身。’此之謂五技。蔡邕以此爲螻蛄。”

在邢昺這裡，不僅引證了漢代人的五技鼠即鼫鼠之說，連螻蛄都有了。他說“蔡邕以此爲螻蛄”，分明是誤讀了唐代孔穎達的《周易正義》，《周易·晉·九四》：“晋如鼫鼠”，孔穎達《正義》：

“蔡邕《勸學篇》云：‘鼫鼠五能，不成一伎王（術）’，注曰：‘能飛不能過屋，能縁不能窮木，能游不能度谷，能穴不能掩身，能走不能先人。’《本草經》云：‘螻蛄一名鼫鼠’，謂此也。”

與孔穎達此節文字類似的，還有唐·陸德明《經典釋文·爾雅音義·釋獸第十八》於“鼫”下云：

“鼫，音石。五技鼠也。《字林》同。案蔡伯喈《勸學篇》云：‘五技者，能飛不能上屋，能緣不能窮木，能泅不能渡瀆，能走不能絕人，能藏不能覆身是也。’許氏《說文》亦云然。或云即螻蛄也。”[[6]](#endnote-6)[6]

二者一對照就可以知道，孔穎達《正義》裡的“《本草經》云”是孔穎達引的，他認為《晉卦》的這個鼫鼠可能就是《本草經》裡說的螻蛄，就象陸德明說的“或云即螻蛄也”，那不是蔡邕的話，蔡邕根本就沒說過鼫鼠是螻蛄，邢昺給串一塊兒了。孔穎達引的《本草經》恐怕也不是《本草經》的經文，而是後來的註文，因為《本草經》是漢代的作品，而到目前沒看到漢代典籍中有螻蛄名鼫鼠的說法。

對於鼫鼠和鼯鼠的問題，清·王夫之《詩經稗疏》裡辯駁得最為詳明，茲不厭其煩錄於下：

“《易》‘晋如鼫鼠’，《子夏易傳》鼫作碩，則碩、鼫古字通用，此碩鼠即鼫鼠也。郭璞《爾雅注》云：‘鼫鼠形大如鼠，頭似兔，尾有毛，青黃色，好在田中食粟豆，《廣雅》謂之䶂鼠。’陸璣所謂‘河東有大鼠，能人立，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，善鳴，食人禾苗。魏在河東，正與此合。’孔穎達曰：‘頭似兔，尾黃。’亦明此碩鼠即《爾雅》《周易》之‘鼫鼠’矣。乃說《易》者誤以此爲五技鼠，而陸璣《詩疏》抑從而附會之曰‘碩鼠亦有五技’，不知五技鼠與鼠殊類，《說文》謂之‘鸓’，《荀子》謂之‘鼯鼠’，《爾雅》謂之‘夷由’，陶弘景云：‘狀如蝙蝠，大如鴟鳶，蓋非禽非獸，與蝙蝠同類，肉翅四足，毛紫赤色，脚短爪長，尾長三尺，飛而生子’，故陶弘景又謂之‘飛生’。《本艸》言其好食烟火，爪攫飛蟲以食。李時珍言生嶺南者好食龍眼，能從髙赴下，不能從下上髙，其不能食苗黍明矣。陸璣既知碩鼠之爲大鼠，又惑于《易注》之失，言其有五技，立義不確，讀者安從取正哉！”[[7]](#endnote-7)[7]

王夫之認為“碩鼠”就是“鼫鼠”，但不是“五技鼠”，五技鼠就是《說文》的“䴎”、《荀子》裡的“鼯鼠”、《爾雅》裡的“夷由”，它並不危害莊稼，所以不能是《碩鼠》裡說的“碩鼠”。

他的看法大致正確，但也不嚴密，因為許慎《說文》裡明確地說了鼫鼠有五技，說明至少漢代就有鼫鼠是五技鼠的說法，可這要面對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：五技鼠會飛，會飛的鼠只有蝙蝠和鼯鼠，而此二者都不吃莊稼；《碩鼠》裡的碩鼠或鼫鼠吃莊稼，可吃莊稼的鼠類裡沒有會飛的，說鼫鼠是五技鼠豈不陷入矛盾？

筆者認為鼫鼠是五技鼠的說法可能也是以訛傳訛，它的問題就出在《荀子·勸學》那裡。《勸學》這篇在漢代流傳很廣，《大戴禮記》把它也選入了，裡面有些文字不同，其中之一就是《荀子》的“梧鼠”《大戴》裡作“鼫鼠”，後世學者多據漢人之說認為《荀子》的“梧鼠”為誤，《大戴》作“鼫鼠”是對的，如楊倞注：“‘梧鼠’當為‘鼫鼠’，蓋本誤為‘鼯’字，傳寫又為‘梧’耳。”可能恰恰把事情搞反了，今本《荀子》的“梧”確是個形訛的字，但不是“鼫”字之訛，我們知道，在秦漢以後一些從“豸”、從“犭”的字，在楚簡文字裡常寫作從“鼠”，由此推之，《荀子》的“梧”應該是本作“𧳎”或“㹳”，它不是《廣韻》裡說的那種“猿屬”，而是“鼯”的異體字，因為“犭”旁和“木”旁形近，後世書轉寫才訛作“梧”。這個字應該是在漢人轉抄中將“吾”旁訛謬成了“石”旁，才寫成“鼫鼠”。這樣，《勸學》的這句在西漢時期就有兩種版本，一種是“鼯鼠五技”，一種是“鼫鼠五技”，一正一誤，可畢竟都是出自大聖賢荀子，於是鼫鼠有五技的說法就這麼以訛傳訛地傳開了，既被《大戴禮記》收錄，又被犍為舍人等人寫進《爾雅註》裡，到了東漢時期已經積重難返，許慎自然也把它寫入《說文》，於是鼫鼠就這麼成了“五技鼠”了。清·多隆阿《毛詩多識》卷五《魏風·碩鼠碩鼠》下有段注文云：

“《稗疏》《通釋》《後箋》皆謂碩、鼫雖通而《詩》碩鼠非即五技鼠，五技鼠乃《荀子》所謂梧鼠，引據甚確。愚謂若此，則《說文》為誤，而諸家又不敢公然駁許，陸《疏》謂碩鼠亦有五技，似欲附會為一，乃又謂此鼠非鼫鼠，立義不定，徒使覽者迷罔耳。王疏《廣雅》則合碩、鼫、五技為一，不知辨駁，作者蓋用其說。”[[8]](#endnote-8)[8]

多隆阿也認為《詩》裡的“碩鼠”不是五技鼠，五技鼠應是鼯鼠，《說文》裡說鼫鼠是五技鼠是“誤”，後人據之附會，讓人迷惘難辨。馬瑞辰就更干脆了，他說：

“碩鼠即《爾雅》鼫鼠，碩即鼫之假借。《易·晉》九四‘晉如鼫鼠’，《子夏易傳》、《九家易》並作碩鼠，是碩、鼫通用之證。碩、鼫皆取大義，非即五技鼠。《詩疏》引《爾雅》孫炎注以鼫鼠為五技鼠，樊光、舍人注同，其說非也。”[[9]](#endnote-9)[9]

他是直接把孫炎、樊光、舍人等人的說法給否定了，應該都是正確的看法，鼫鼠本來就不是五技鼠，是漢代人誤讀了《荀子·勸學》才給拉在一起的。

綜上，可得如下數端：

1、《魏風·碩鼠》的“碩鼠”應當從《詩序》和鄭箋說是“大鼠”，也就是鼫鼠，是一種食禾稼的大型鼠類，可能是指鼠兔。它與鼯鼠、螻蛄均無關係。

2、鼫鼠不是五技鼠。說鼫鼠為五技鼠是漢人根據訛誤的《荀子·勸學》以訛傳訛，《荀子·勸學》中當作“鼯鼠五技而窮”，因為漢代即或訛為“鼫鼠”，故有“鼫鼠五技”之說，諸家信從而致訛傳流行。

3、五技鼠、鼯鼠是“䴎”的別名或俗名，被古人認為是鳥類。“鼯鼠”是“五技鼠”的簡稱，“吾”是“五”的通假字，“鼯”則是後出的形聲字，作為五技鼠專名用字。

4、螻蛄本稱“炙鼠”，是因為它的氣味似炙鼠，故名，後來音訛為“石鼠”、“鼫鼠”，實與鼠類的鼫（石、碩）鼠無關，亦與五技鼠無關。

5、碩鼠、鼫鼠為五技鼠或螻蛄之說均是自漢代以來的訛傳，後人復以訛傳訛，紛擾滋生，難以據信，尤不得用來釋《詩》。

1. [1] 李鵬輝：《〈詩經〉“碩鼠”新證》，《北方論叢》 2019年第6期第7-1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2]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，中西書局2019年，123註[一]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3] 清·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中華書局1983年，36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4] 鄭恢主編：《事物異名分類詞典》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，22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5] 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齊魯書社1989年，855頁；白於蘭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係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，36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[6] 唐·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，中華書局1983年，43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7] 清·王夫之：《詩經稗疏》，《船山全書》03冊，嶽麓書社1992年，85-8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[8] 清·多隆阿：《毛詩多識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72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，60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[9] 清·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中華書局1989年，33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